

很多年前的祁连山上，有荡袖而过的白云，有宁远孤高的明月，有濯水静绽的青莲。  
以及那个忧悒如莲、孤意似月的男子，最初与最后的寂寞，和骄傲。

# 祁连山·莲花血

QI LIAN SHAN LIAN HUA XUE

藤萍 著

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祁连山·莲花血 / 藤萍著. —南昌: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,  
2009. 2

ISBN 978-7-5391-4449-8

I. 祁… II. 藤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 
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8) 第206354号

## 祁连山·莲花血 藤萍/著

---

策 划 刘 欣  
责任编辑 林 云 孙 迎  
编辑统筹 菖 蒲 朱 子  
特约编辑 清 角 残 枫 黄文丽  
绘图作者 ENO.

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(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75号 邮编330009)  
www.21cccc.com cc21@163.net

出 版 人 张 秋 林  
经 销 新华书店  
印 刷 北京尚唐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 
开 本 880mm×1230mm 1/32  
版 次 2009年2月第1版 2009年2月第1次印刷  
字 数 130千字  
印 张 7  
书 号 ISBN 978-7-5391-4449-8  
定 价 20.00元

---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, 服务热线: 0791-6524997)

QI LIAN SHAN LIAN HUA XUE

藤萍 著

# 祁连山莲花血

21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 
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

005……第一章

021……第二章

041……第三章

067……第四章

079……第五章

095……第六章



# Contents

## 【目录】

第七章……111

第八章……137

第九章……167

第十章……177

第十一章……19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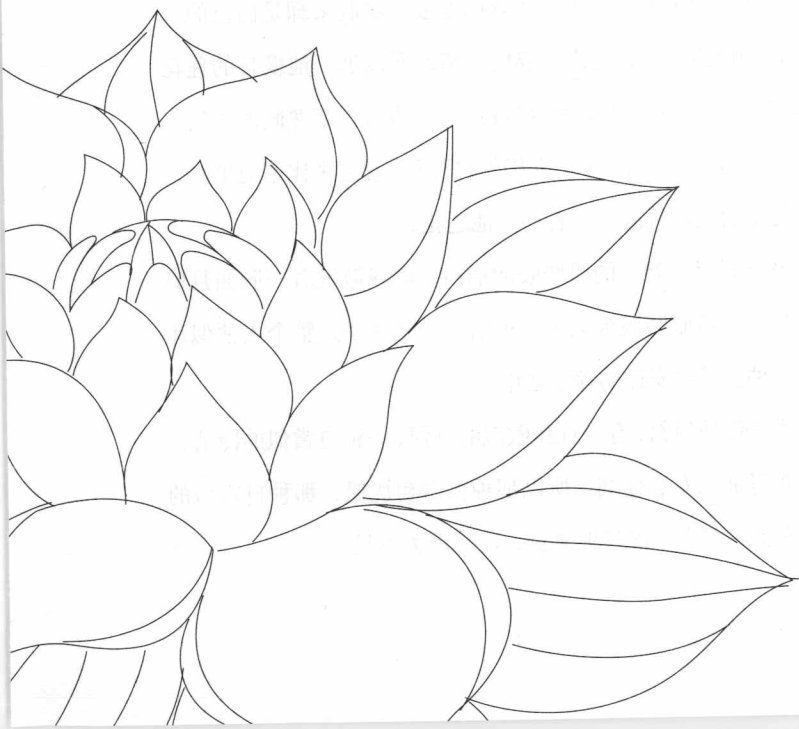
第十二章……205





第一章

Chapter 1





夏风微薰，吹过西风馆中倾斜的古树，温暖的风也似清寒了些，木顶灰石的房屋墙上阳光淡淡的留痕，看起来却是白色的，仿佛冬日的白雪。也许是因为满院冷清，所以那一池夏日的莲花在微风中荡起的涟漪，也似寂静自赏一般，没有丝毫热闹的生气。

莲池之旁，有一块大石，青灰色的石质，看起来比莲池更冷，一个人抱膝而坐，静静地看着那一池莲花。

他发丝轻扬，脸侧的肌肤皎润洁白，淡淡散发着一股如月似晕的光华，一双眼睛眼神很定，很清，目望莲华，整个人便似沐浴在那一种寂静而安详的莲氛之中。

莲香静静地氤氲，有一种孤傲似的忧悒，一种自赏似的冷清，因为他看得那么专心仔细，所以那种孤傲和忧悒，那种自赏似的冷清也在他的眼中，静静地氤氲，而后消失不见。



不知过了多久，坐在石上的人举起手臂，并没有对手中之物多看一眼，五指轻轻一张。

“咔嚓”一声，卦符落地。

起卦的人没有动。

过了一会儿，他缓缓垂下视线看了地上的卦形一眼，淡淡地自语：“需，有孚，光。”再过了一会儿，他另起了一卦。

“咔嚓”又一声。

“剥。”

最后，那只干净白皙的手，拾起了全部的卦符。

他是大宋朝御封的祀风师，精通术法，算卦不过是非常技术的一门小术，然而术法虽小，博大精深，要算准仍是很难，要判明卦理更难，需要卦师天生的灵性天分与后天的经验和修为。所谓“需，有孚，光”，该是《易经·需卦》。本卦为异卦相叠，干下坎上，需下卦为干为天，上卦为坎为水，即表示降雨在即。

也就是一种险卦。

危险在即。

“孚”者诚心，“光”者通广，整个卦相，便是要他耐心等待，否则，危险在即。

他另起了一卦，其名为“剥”。

《易经·剥卦》，本卦异卦相叠，坤下艮上，上卦为艮为山，下卦为坤为地，以地没山，故名为“剥”。卦辞曰，“剥，不利有攸往。”有所往则不利。

两卦凶险，都是要他耐心等待，否则危险在即，对他本身不





利。但是他还是要去的，因为如果不去，他为不去所卜出来的卦，卦相更加不吉。

虽然那不是他自己本身的卦，是起给朋友则宁的，但是则宁是西风馆为数不多来往的几个人之一，他从来不喜欢麻烦，但是，他也不想看见则宁死。但是，他要出发去找人救人的话——“需，有孚，光。”“剥，不利有攸往。”

他自己是两个险卦。

则宁，是他的朋友，秦王爷第三子兼殿前都指挥使，他在一个月之前，在大宋和大辽的战场之上，做了一件几乎是祸国殃民的事情。他为了他爱的女子，居然逃离了战场，为了救她的命，他背叛了国家百姓，和他自己一直以来坚持的信仰和忠诚。之后他和他爱的女人一起逃回了大宋，理由非常复杂，他也并不清楚，但则宁吗……无论他做出怎样惊人的事，他从来不是逃避责任、不能面对问题的人。回到大宋之后则宁病了，病得很严重，一定要有一个人才可以治好他的病，如果找不到那个人，这个病可能就是绝症。也许因为这样的理由，那个也深爱则宁的女子，即使明知必死，也坚持回来，给则宁一个机会，无论是凶是吉，至少是希望。

这就是爱情，一种让人能背叛家国理想，却又能坦然面对死亡的力量，他说不上这是对或不对，他也不关心，只是简单地想到：这就是所谓爱情，人世间的爱情，离他很远的感情。

则宁要找的那个人是太医院的岐阳，是大宋第一名医，不过岐阳现在不在京城，要找他救人，就必须有人出去，去江湖中找人。

则宁等待不起，而除了他之外，似乎也没有人能为他做什么了。

所以他就去了。

他是素卦，一个落花寂寞，孤意如莲的男子。

他去了，不久之后找到了岐阳，要他去救则宁。

一切都很顺利。似乎他给自己算的卦并没有灵验——听说修道者给自己起的卦，都是不灵验的。他现在要回开封的西风馆，他修道五年的地方。

劫数，究竟是有，还是没有？

是错误的，还是未知的？

素卦衣不沾尘，在长街上走着，人来人往，都会往他那里看一眼，因为，很少见如此可以入诗入梦的男子，衣袂一飘，似乎飘起的是杨花，是柳絮，是一松之下、一石之上的清静，与悠然。

“你看那位公子，好像图画里的神仙，我们家小桂如果可以长成这样，那往后就不用愁娶媳妇的事了。”

“是啊是啊，像个活神仙，我看啊，就是古通寺里的大和尚，也没有这样好像会飞一样的。”

“咱们古通镇，还没见过这样神仙气的公子，你说他是不是来找后坊那个也很神仙气的大姑娘？”

“你别胡说了，后坊的那个不是和蒋老爷家的三公子是一家亲吗？怎么会和这路过的公子有什么关系？你莫要看人家样子漂亮，就在那里胡说八道。”



“可是很像啊，你看他们的衣服，他们的鞋子，他们的眼睛，都很像啊——”

议论之声不绝于耳。

素卦并没有刻意去听，但是，很自然地就把人们的议论听入耳中，他是修道者，术者无为，能知天下。

然后他就无意地多看了长街上的一个牌坊一眼——“后坊”。

这就是那个“后坊”？后坊有个也很神仙气的大姑娘？他正想极淡地洒然一笑，却突然就站住了，他看见了——她——

她和一个红衣的老婆子走出后坊——红衣黑痣，满头珠翠，很明显，那老婆子是媒婆。

“越连。”

他呼唤了一声。

对面浅笑悠悠的女子抬起头来，一抬眼，像看见了永生。

“素卦？”

她依然没有变，白衣白裙，清静如月，纯雅如莲，抬起眼来，有一种干净柔软的好看，和悠悠荡荡的自然。

他依然没有变，一身道袍，只不过，更加的孤意如月，忧悒如莲，一如他眉间的郁色，多年以来，始终没有变过。

越连满面微笑，澄澈的眼睛目不转睛地看着素卦，那个有着始终不曾褪去的郁色、经历了种种最该改变而永远不变的人。你的不变，是对当年那些事坚定不移的抗拒，又或是你对自己的苛求对自己的自律对自己的否认和……对自己的残忍？

你还记着当年那些事吗？是因为那件事，所以你耿耿于怀到

如今，始终——无法释然？或是你早已忘记了当年那些事，其实你心中从未萦怀任何东西，所以从来——都是如此？素卦素卦，虽然我认识你很久很久了，可是你心里在想什么，当年我不明白，如今依然丝毫不明白。

“素卦，真是好久不见了。”越连微笑，回头给媒婆说，“晚上我再到姑婆那里挑东西，我遇到朋友了。”

媒婆很奇怪地看着她，“朋友？”她可真不理解，一个将要出嫁的大姑娘，会在大街上一下抓住了一个“朋友”，还是个男道士。

越连笑着点头，“是啊，从前的朋友。”

越连从前的朋友？媒婆依然奇怪，越连无父无母，从来也没有亲戚朋友上门，但是越连素来是个谨守礼仪的好姑娘，否则三少爷也不会看上她。她摇摇头，“那姑娘，老婆子走了，晚上记得过来谈绸子的事情，千万不要忘了。”

“我记着的。”越连浅笑，“我和朋友说几句就去姑婆那里。”

“你记着啊，老婆子等着你的。”媒婆迈着小步，摇摇晃晃地走了。

等到媒婆走了，越连才回头，浅笑盈盈，恍若荷开，“师兄。”

素卦的神色一直很定，突然也在这刹那间笑了，“好久不见了。”

“当真是很久很久不见了，”越连侧了侧头，笑得有点俏皮，“师兄最近又起卦了？”

素卦扬眉，有一点似笑而非的悠扬，“你的眼力，一向这么好。”





“不是我眼力好，”越连很婉约地笑，“是我闻出了卜卦的味道。”她如莲，素卦也如莲，只不过她如今看起来纯雅，而素卦忧悒，“师兄，卜卦对于术者而言，并不一定都是好事，师兄你——”她缓缓眨了一下眼睛，“本是不适合卜卦的，师父说过，修行与济世，二者择其一，择一之后，窥天机者，不利己身。”

素卦不答，越连看得出他眉目之间的骄傲，和那种不予回答的固执，就像当年，他固执着他的骄傲，宁死勿变的倔强，造成了他可能今生今世无法弥补的遗憾。而他的那份遗憾里包含了她的一生一世——一生一世的爱恨、一生一世的善恶，都在素卦的遗憾中被挥袖抹去，再也分不清楚，也再也寻不回来。

“你变了很多，”素卦改变了话题，“你没有回祁连山？”

越连轻笑，“师兄又曾经回去了吗？”她缓缓摇头，“即使，回去之后可以修成永生不死，修成元婴修成正果，我也绝不会再回去的——”

“你变了很多，”素卦仍然是这样一句话，“我看见了，却几乎认不出是你。”他一点讽刺一点忧郁地扬起了眉，却忧郁得很好看，“我几乎忘记了，当年你拿剑怒斩飞天岩的时候，是什么样的气势，什么样的疯狂。”

越连歪着头想了一下，笑了起来，“不记得了，几乎——”她轻叹，“就像上辈子的记忆，我为什么要为那样的一个人疯狂，为什么要为那样的一个人愤怒？谁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也许，那就是年轻。”她平静地说着，并不觉得素卦的话很突兀，相隔多年的师兄妹，脱离了当年的时空，仿佛彼此的对话也显得

空洞而荒谬。

素卦微微地笑，她依然没有变啊，虽然看起来安静稳重了，但是，骨子里的率性和豁达，丝毫没有改变。他是修道者，而她也许就是看破者，看破了一切痛苦缠绵之后，留下来的是历过石砾的赤足，和返璞归真之后的纯澈。“你要嫁人了？”

越连抬起头，“是啊。”她轻笑，“很奇怪？我是女人，被称作女人的人，都是会嫁人的。”她有点笑意有点顽意的，“我还想不到院子里做尼姑，而道姑，我已经做了很久很久，不好玩了。”

素卦眼睛里闪过一丝漂亮的澄澈，犹如琉璃的光，一样带点他特有的那种悠悠的孤意和悠悠的倦意，“恭喜你了。”

他表现得很淡漠，如果她不了解他的话，必然会以为他是有点儿嘲弄和懒懒的讽刺的。但是她了解他，所以她欣然。

如果没有发生这件事的话，也许素卦这一辈子，也就这么简简单单地过去了，回到西风馆继续修行，继续做一个无声的祀风师，风起，云来，他事已了。

如果没有发生这件事的话，也许越连就真的嫁给了蒋家的三少爷，然后真真正正做一个贤淑的妻子，做一个温柔的女人，一生一世，过去，也无痕迹。

但是，发生了一件改变所有人命运的事情，也是一件，掀起所有回忆、所有伤痕的事情。

那件事也没有什么，只不过有个孩子把他的陀螺，在那个时候丢到了素卦脚边，“咔嚓”一声，又弹了出去，撞到了一个原本躺在街道旁边的乞丐身上。





“啊！”孩子叫了一声，本来追了过来的，但是有一点迟疑，他有点害怕，那个乞丐躺在墙角，看起来又脏又破，有点恐怖。

素卦和越连相看了一眼，素卦眼中掠过一丝讥诮和淡淡的不以为然，他一向不是容易动心和怜悯的人，这个孩子，终有一日要自己面对困境，若是如此轻易就宠溺了，就会软弱，坚强不起来。

越连的眼神闪了闪，他看得出她似笑非笑，眼神在说：“你依然如此无情。”

素卦笑了起来，眨了眨眼睛，眼神在说：“你又怎知我一定如你所料？”他看了那个孩子一眼，也许是他仙风道骨，那孩子并不怕他，而是两个眼睛圆溜溜地看着他，居然很大胆地道：“神仙哥哥，陀螺。”

神仙哥哥？

越连真的笑了出来，哈哈，这个孩子，就看着外表，就可以认定，眼前这个人是“神仙哥哥”？而不是别的什么？如果素卦像当年那样，冷冷的讥诮微掠上眼神，拂袖而去，不知道这个孩子日后，是不是还依然相信神仙？

但是素卦并没有拂袖而去，他居然笑了笑，顺着那个陀螺走去，他不是怜悯这个孩子，只不过是——“你又怎知我一定如你所料？”

他始终还是骄傲的，就算是五年的离别和清修，也依然没有减退了他的骄傲。

陀螺在那乞丐身边转，滴溜溜地停了下来。

素卦伏下身，伸手去捡那个陀螺。



第一卷  
第一章

“啪”的一声，那个乞丐，翻手出来一下子抓住了他的手臂！

素卦的武功不弱，素卦修道有成，素卦绝对反应不慢，素卦外和内傲，他是绝不可能被人这样一把抓住手臂的！

但是这乞丐就是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臂！

迅若闪电！

越连也吃了一惊！本能地手按腰际，一按之下，才发觉自己早已经很多年不配剑了。

素卦显然也是吃了一惊，一惊之后，他往回一夺，用力之大，把地上的乞丐整个拉了起来。

“咯咯咯——”那个乞丐喉咙里发出“咯咯”的声音，几乎是野兽的声音，他本来披头散发，满身污垢，还衣衫褴褛，这么低着头死死抓住素卦，喉头发出生这种声音，实在和一只野兽没有什么两样。

“天啊，有人被昨天的疯子抓住了！”

“昨天这疯子已经抓伤了好几个人了，快走快走，这疯子力大无穷，说不定要出命案了。”

“大宝——”

“小倩——”

“妈——”

一时间，长街上哭爹喊娘之声不绝于耳，人影飞奔，转瞬之间逃得干干净净，无影无踪。

当然，人也不是就真的全部不见了，还有不少人躲在门后屋内偷看。毕竟这是清静小镇，很少发生这种事情，害怕之心，好奇

